



# 憶～

# 家父與蜂療

文：蔣齡儀（蔣永昌先生的長女）

## 道醫論壇

2019年10月政治大學宗教研究中心舉辦一場為期三天的「歷史與當代地方道教國際會議及道醫論壇」，外子與我接受張意將天師的邀請，在道醫論壇中做報告。有幸受邀是源自外子與天師由尺八結緣而相識相知。

在這場活動中，天師以蔣永昌老師女兒的身分介紹我，他提到，蔣老師於50年前就在台灣開始蜂療的實作，顯示台灣蜂療的發展早先於日本；同時又說到，蜂療是道醫的一種自然療法，而他將繼承蔣老師的志業。當時，我的報告題目與蜂療無關，而天師對家父的肯定，讓我不禁百感交集地回應，「如果家父地下有知，他一定感到欣慰。」因為他生前常說，「蜂療，太好了！是對人類很大的貢獻。」。

比喻蔣永昌老師  
為神醫華佗



畫家教授凌清藻贈（擷取蔣老師編著書）

## 蜂療的體證

家父對蜂療的執著，來自他個人的體證。以一種神農嘗百草的精神，由認識蜜蜂、養蜂，發現蜂針改善自身病痛，不斷地思考觀察病痛與蜂針的關係，調整使用蜂針的方式，發展蜂療，致力於推廣這種屬於自然的療癒措施。

家父身為農校教師，早年在自家院子裡種植果樹，研發高山梨的平地種植，為了促進果樹授粉結實，就在院子裡養蜂。由於他有偏頭痛的舊疾，有一次偏頭痛又發作，尋醫無效，就自施蜂針，結果讓久病的偏頭痛不藥而癒。從此，開始使用蜂針處理自己身體的病痛，同時學習針灸，懂得人體穴位，氣血循環的機制，他遍讀相關資料，特別喜歡《蜜蜂七寶》<sup>1</sup>這本書。除自身之外，並為家人及需要的親友施作。一段時間之後，由於受惠者眾多，蜂療逐漸為人所知，擔任台灣省農林廳主辦『蜂針療效』的主講人。1993年自然療法學會在台北舉行一場國際會議，受邀講解蜂療並提供現場示範。家父書中提及使用於蜂療的蜜蜂，是選用「在蜂箱門前徘徊的工蜂，牠不會飛出採蜜與花粉，體內的毒液，不會有變化，刺激人體後，不會有過敏反應。」過程中，最大的擔心是有人會暈針或對蜂針過敏，需要小心處理。



1993年於台北國際自然療法會議介紹蜂療

在台灣發展蜂療的過程中，家父是孤獨的。因為台灣或美國主流的醫學教育，是不談中醫或道醫，僅將之歸諸民俗醫療。在這種教育環境，被西化的腦袋是裝不進中華傳統的蜂療，甚至在醫療法律的世界裡，粗暴地將之定義為不合乎醫療法。生活在這種價值世界的兒女，仰望父親的熱忱，卻感到十分躊躇。

家父的體證研究，促使他收集成功處理的案例，編輯成冊贈書，意圖推廣蜂療，甚至寄給當時的衛生署長張博雅，結果不僅未受到重視，還因此被告上法庭。最後在好友及病友等貴人的協助下，以罰鍰處理。當此



蔣永昌老師兩本著作

事件落幕，家父就不再主動提供蜂針，而改為發展蜂膠。蜂膠的製作是由他信靠的蜂農購買黃褐色或黑褐色的固體蜂膠，再以高粱酒、飲用米酒或櫻桃酒（由美國自家後院的櫻桃樹釀製）浸泡一段時間，將之過濾後分裝，有時，會再加入蜂毒。

<sup>1</sup> Charles H. Robson (1996) Seven Health Secrets from the Hive



## 養蜂家庭

小時候，院子裡蜂箱的蜜蜂與我們共同生活，彼此互不侵犯，還記得有一張照片是大妹抱著剛會走的二弟坐在蜂箱旁的藤椅上。孩童時期的我們無聊時，也蹲在蜂箱旁，欣賞著黃色（花粉）小腳蜜蜂在蜂箱門口舞蹈。沒有花蜜的季節，家父準備糖水幫助蜜蜂過冬，又到某個時節，開始採蜜，我們圍在採蜜的高桶旁邊，望著高桶下方流出濃濃的蜂蜜、聞著蜜香，不禁讚嘆蜜蜂的大能。有時家父自蜂巢切出一片蜂蛹或蜂王漿給我們吃，不懂事的我們卻只喜歡蜂蜜。現在的我們，即使身在國外，返台時，也要找到家父的蜂農老友購買蜂王乳、花粉等。

當時家裡偶有朋友來訪，家父就捉幾隻蜜蜂來敬客，而且主客盡歡，我們幾個小孩在一旁觀看，覺得大人真是有趣。後來北上求學返家時，有一陣子，見到家裡客廳人滿為患，家父是忙碌於蜂箱門口的捉蜂、病人床旁的施針。為避免有人對蜂針過敏，也囑咐我們幫忙準備腎上腺素，以備不時之需。後來，還自行研發使用虎頭蜂的『蜻蜓點水』是刺激法，見他以鑷子夾住虎頭蜂的蜂身，快速地以其蜂尾點幾下自己的手背。他身邊常有一個瓶口覆蓋著紗布的玻璃瓶，裡面裝著幾隻蜜蜂，北上來台北探望我們時，除了蜂膠、蜂蜜，還會帶幾隻蜜蜂。

婚後，我們帶著兒子們到外公家，家父關懷孫子們的方式是，「要不要叮隻蜜蜂？」兒子們的反應，跟我一樣，想逃，但熬不過外公的好意。以前，是心不甘情不願地被蜜蜂叮，現在才知，蜂針可提升人體免疫力。前些日子，有位研究生，因自己的過敏體質，想尋求蜂療，很慚愧的我，只能回應，「我父親會樂意幫忙，但他已過世。」現在想想，儘管父親的身形不在，但他的精神長存。書寫此文，一如他的臨在。

## 養蜂師承

家父養蜂的技藝，早年師承江西信江農專的昆蟲學家易希陶先生<sup>2</sup>。易先生是家父就讀信江農專的教務主任，當初與程兆熊先生一起到台灣，準備發展農業教育。家父與幾位同學尾隨老師到台灣，後來山河變色，只能放下大陸妻兒，獨自在台生活，另建家庭。程先生與易先生，就如同是這些隻身由大陸來台年輕人的父親。家父來台後，最早執教於桃園農校，並先後於台東、岡山、



圖：吳宜倫攝

<sup>2</sup> 易希陶，畢業於日本東京帝國大學昆蟲學系，並獲得昆蟲學博士學位，著有昆蟲分類學。曾任信江農學院教務主任及代理院長，來台後，擔任台灣大學植物病蟲害學系主任（1947-1970）。

嘉義、霧峰、台中等高級農校，任教職 37 年，曾任教務主任、實習主任、園藝科主任等職，並曾兼中國農村復興委員會養蜂班講師及台東知本農場場長。

程兆熊先生<sup>3</sup>，是我們常去拜訪的長輩，讓從未見過爺爺奶奶的我們，也感受到來自祖父母的慈愛。在家父研發蜂療的歷程裡，他一直給予鼓勵與支持。程先生，不僅被農業界稱為“台灣的蘋果之父”，他同時具有深厚的文學哲學造詣。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尉天驄教授的書中，曾有一篇專文介紹程先生，指出他除了專長園藝，關心教育，在鵝書書院舊址辦理信江農專，來台後，又創辦中興大學園藝學系。他崇尚自然，兼具新儒家與佛學的涵養，是一位謙謙君子。

## 結語

1940 年代，信江農專畢業的家父，跟隨恩師程兆熊、易希陶兩位先生，隻身來到台灣。隨著時代的變動，落腳生根，由投身農業教育，進入養蜂，無意中發展出台灣的蜂療，多年後回饋江西故里，設立蜂療醫院，最後移居美國終老，念念不忘的仍是蜂療。期待著後起之秀的繼續努力，造福人群。

家父是位勤奮的工作者，踏實的生活者，也是理想的追逐者。身為兒女的我們，雖未能傳承蜂療，但家庭教育深深影響我們的生活。大妹與我，小學時代，跟隨父親到農場，協助嫁接，套袋等農事，還跟到葡萄園，家父忙著抓蟲，我們則在田野中玩耍，享受著大自然之賜福。那時父親已經注意到農藥污染的問題，提醒我們慎選食材。童年的經驗，影響日後的飲食生活。大學住校時，看著學校餐廳的美食，常感到左右為難。婚後，居住在城市裡的自己，又常為選擇可以下肚的食材而煩惱。後來朋友介紹參加台大園藝學系師長協助成立的主婦聯盟，終於解決尋找食材的困擾。

雖然家父曾說，『當醫生很辛苦，每天都是面對愁苦的人；還是做園藝好，感覺生活愉快些。』然而，生命總是能讓人活出一樣的風景，重要的是善待每個時刻，珍惜每段機緣，培養自己的好心田，讓生命如同「種子落在好地裡，結出果實」。最終，不禁也想問自己，「你想活出怎樣的人生」。

3 程兆熊（1906～2001）畢業於廣州中山大學，在巴黎凡爾賽園藝學院取得園藝博士。抗戰勝利後，程兆熊在原本江西鵝湖書院舊址上辦信江農業專科學校，隨後又擴充為農學院，並為國防部代辦了兩班青年軍屯墾職業訓練。原是希望能再造朱熹和陸九淵之鵝湖聚會，於是便請牟宗三起草重建鵝湖書院緣起及章則，這個提議還受到唐君毅及錢穆的支持。

一九四九年，錢穆、唐君毅、牟宗三等人前往香港並創辦亞洲文商專科學校（後改名為新亞書院），亦邀請程兆熊前往任教，但不久後程兆熊就離開香港到台灣。

一九五四年，在中興大學（原台中農學院）創辦園藝系，並為第一任系主任。帶領系上師生進行“台灣山地園藝資源”調查，並規劃輔導福壽山、武陵、清境等農場栽種蘋果、桃、梨等落葉寒帶果樹，被農業界稱呼為“台灣的蘋果之父”。